



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萧乾《梦之谷》。



萧乾与夫人文洁若重返东直门附近的西羊管胡同。

# 萧乾：一生未带地图的旅行

特约撰稿人 李辉 文 / 图

在汕头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我终于看到了萧乾的“梦之谷”。

北方已是寒冷冬季，而南国汕头尚是深秋。海风不带多少凉意，我住的汕头迎宾馆，正对着海湾那边的岛屿。远远望去，葱翠山峦间，点缀着一幢幢白色、红色的建筑，当地朋友指着对岸告诉我，萧乾当年任教过的汕头磐石中学（萧乾写为“角石中学”）便在那片山谷中。

那就是七十年前萧乾的“梦之谷”。

晚年的萧乾总是喜欢把自己的一生说成是“未带地图的旅行”，漂泊汕头无疑是他最初旅行。没有地图，没有设想，更没有目标。

可是，一九二八年冬天就是在漂泊到汕头的短短半年多时间里，萧乾经历了他终身难忘的初恋。美妙的感情，使这位第一次远离故乡的漂泊者在美丽的海岛得到慰藉。尽管他有难以排遣的孤独、彷徨、忧郁，尽管初恋一开始就蒙上阴影，注定来去匆匆，梦想破灭，但对于他这样一个日后将步入文坛的人来说，漂泊汕头的日日夜夜的确是难得的人生体验。

果然，七年之后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上海，受到巴金、靳以的催促，他终于写出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《梦之谷》。其实，最初动笔写《梦之谷》时，萧乾并没有准备写成一部小说，而只是想用散文的形式，用略带忧伤的笔调来追忆当年的情感之旅。

谁知在《文丛》上发表时，靳以在目录上注明为“中篇小说”，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办公地点挂起的刊物宣传旗帜上，还写上了这样的广告词：本刊将连载萧乾的中篇小说《梦之谷》，一个优美而悲哀的爱情故事。

一篇散文最终变为一部长篇小说，这就决定了作品尤为鲜明地具备自传色彩。在这部自传体作品中，萧乾用散文诗一般的语言和抒情风格，描述了他难忘的青春体验。雨中芭蕉丛，山顶墓地，海滩礁石，海誓山盟，吹琴唱歌，无法驱散的阴影，残缺的结局……一切都在作品中活跃起来。

这样的作品，很难分清哪些是现实中的故事，哪些是故事中的现实。汕头的漂泊，漂泊中的初恋，对他这样一个一生中生活不断遭遇变故、坎坷的人来说，当然只能算一个插曲。但是，一部《梦之谷》却将它升华为一个美丽的文学创造，从而使它具有了特殊意味。

对于萧乾，这无疑是一大幸事。他一生漂泊过多少地方，但唯独汕头之旅让他写出了《梦之谷》，因此，他与汕头便永远有了一种特殊的、洋溢着诗意的联系。这也难怪，后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八十高龄的萧乾，依然无比兴奋地和夫人文洁若重返汕头，重游角石中学。

一九八七年二月，萧乾与文洁若夫妇前往汕头。回京后，文洁若写了《梦之谷奇遇》。出版后，她送给我们夫妇。她在文章中写道：

一九四五年我念高三，第一次读了萧乾的长篇小说《梦之谷》。那时我十八岁，刚好是书中的男女主人公谈恋爱的那个年龄。二十年代末叶在潮州发生的那场恋爱悲剧，曾深深牵动过我的心。八年后，命运使我和萧乾（也就是小说的作者）结缘时，我曾问过他可曾听到过那位“大眼睛的

潮州姑娘”的下落，他听了感到茫然，仿佛不想再去回首往事。

一九八七年二月，我们有机会来到汕头，住进第一招待所八号楼朝南的一个房间。安顿下来后，萧乾就招呼我到阳台上，指着对海一道远山对我说：瞧，那就是蜈蚣岭，我的梦之谷就在半山。”

（《梦之谷奇遇》）

听说《梦之谷》中雯的原型萧雯还在汕头，文洁若特意前往探望：

去看望女主人时，她病弱至至地躺在私立进德小学的一间屋子里。五十八年后，她依然住在那间小学里。

院中传来小蔡叽哩咕噜用潮州话介绍情况的声音。照事先商定的，我是作为北京的一个记者来看望她的。

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形容枯槁的老年妇女，她的腰板还是挺直的，看上去身体硬朗。衣服整洁。但昔日油黑的头发，如今早已花白；秀丽如水的眼睛，也早已失去了光彩。当然，我们不可能在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姐身上找到她少女时的风韵，但摧残她的，难道仅仅是无情的岁月吗？

我和她并肩坐在床沿上。屋里看不见热水瓶或茶壶，她当然也没有张罗泡茶。虽然小蔡已经用潮州话介绍过，我还是用普通话这么开了腔：

“我是北京的一个记者，这次是到汕头来采访春节联欢会的。年轻的时候我就读过《梦之谷》，也和作者萧乾同志认识。”

我说：“读过这本书的人，对于书里的男女主人公都只有一腔同情，对您的美丽影子，尤其留有印象。恨的，是那有钱有势的校董和那时的社会。我听小蔡说，您受了不少苦，想不到身体还这么硬朗。”

“我每天早晨都去中山公园，锻炼一下身体。”

听得出这是位意志坚强的女性。我对她肃然起敬。萧乾曾告诉我，他最后是在中山公园和萧雯分手的。

我说：“昨天晚上我曾到中山公园去看花灯。今天本来有广东潮剧院一团演出的潮州戏《八宝与狄青》，为了来拜访您，我放弃了。”

她听了却无限遗憾地说：“哎呀，多可惜呀！听说很不容易弄到票哩。连我们校长都没弄到。”

真高兴地对生活还表现得这么热切。

（《梦之谷奇遇》）



萧乾在北京。

为萧乾写传已有十多年，可是到汕头我还是初次。写传时，我未能前来汕头，只是根据他的回忆，参照《梦之谷》的情节，来描述他的最初漂泊。这样做，不免显得单薄，此后，我一直为之感到遗憾，也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前往汕头，漫步他的梦之谷。

我在整理资料时意外发现，当年萧乾提供给我的一本他漂泊汕头时所写的题为《痕迹》的笔记，居然还在我这里。我喜出望外，前往医院探望萧乾时带给了他。一九二八年的这本《痕迹》，到一九九八年整整七十年。

重睹旧物，一本薄薄笔记，带给老人多少记忆，多少温馨。他为我还保留着这本笔记而高兴，当即题词，把它作为最好的礼物送给我留念。 “一别七十载，老友重逢。送李辉老友，萧乾，一九九八年秋。”我注意到，提笔书写时，年已八十九即将欢度九十大寿的老人，显得那样兴奋。

我能理解他的兴奋与快乐。来去

匆匆的半年漂泊，对于他却是一段丰富的人生体验。情感与心灵的长度，其实不能用时间来丈量。

《痕迹》严格地说不是一个笔记本，它是萧乾用当时上海群益书社印制的信笺装订而成的。信笺为毛边纸，长方形，共三十页。封面左上方，用毛笔写着两个大字：痕迹。右下角写着：萍，汕岛。萧乾漂泊到汕头后用的名字是萧若萍，显然是以无根的浮萍来比喻自己当下的境况。

在封内，他用钢笔写着一句英语：For Whom?? 两个粗大的问号分上下两行叠起来书写。下方用英文写着他的名字和日期，日期为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日。另有一句英文写着：Before Banquet（赴宴前）。

也不能说它是笔记，而是他随时写下的诗句、随感。

漂泊的日子长长短短，漂泊者的心绪也变化万千。到汕头时，除了在北京崇实中学的校刊上发表过一篇散文外，他还没到走上文坛的时候，更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一生将与笔同行。但是，他本能地感受着文字的诱惑，在最初漂泊的日子里，他显然找到了最好的倾诉内心的方式。

于是，在徜徉梦之谷的日子里，他用记录随感的方式开始最初的文学尝试，留下了堪称宝贵的漂泊痕迹。不仅仅限于初恋的感受，重要的是，他在这些笔记中所涉及到的不少主题，如贫富悬殊、思乡、母爱、社会讽刺等等，在他后来的小说、散文中都重新得到表现。他后来文字风格中的俏皮、幽默，句式的跳跃和富有变化，也在此初露端倪。

过去，一般把他在《大公报·文艺》副刊上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《蚕》，作为他文学生涯的开始。现在看来，这本漂泊笔记，其实完全可以视为他最早的文学创作。奇怪，我当时写传时，为什么会忽略它的这一意义呢？为什么居然久久不将它整理出来发表呢？那时萧乾身体还表现在要

## 文化名人坊

健康，文思也正是敏捷之时，重睹旧物，想必一定会诱发他写出新的感想来。

现在，这一切因他的去世而成为永远的遗憾。

萧乾当年写漂泊笔记时，还只有十八九岁，青春的诸般感受在这里留下深深的印记。

漂泊青年自然对漂泊有他自己的偏爱。“近代中国青年，一种很好的现象，就是以漂泊为快乐。把一向‘父母在不远游，游必有方’的观念，已经扫除。在作品里，‘常见到什么‘流浪’呵，‘漂泊记’呵，这是可乐观的现象，惟愿有正大的趋势！’”写下这些话的人，当然没有把漂泊视为厄运。

如他所言，“五四”以来的中国，青年的漂泊蔚然成风。像他这种孤儿姑且不论，许多有着美满家庭、优裕生活条件的青年，也无不离开家庭、流浪他乡视为走向独立、追求新知的最佳道路。因追求更大自由和独立而漂泊，因对外的世界充满好奇和向往而漂泊。

漂泊带来社会的活力，带来个人体现生命价值的机遇，在这样的称得上是风尚的背景下，漂泊中所具有的孤独、痛苦，也往往被忽略不计，甚至被青春的热情涂抹上浪漫浓彩。

让人奇怪，年轻的萧乾，为何对死亡有那么浓厚的兴趣？这大概与初谙人事的青年，总是喜欢以浪漫的心情去想象死亡有关。不知愁滋味，却乐于说愁，是自古以来青年人的通病。不过，对萧乾来说，在薄薄一本漂泊笔记中多次写到死亡，毕竟有他的特别之处。

他所在的角石中学附近，便有星星点点的坟茔与海湾相对。他和恋人（《痕迹》中所注“W”）在山谷流连，时常来到墓地。美丽景色与死者灵魂相伴，强烈冲击着漂泊者的心。“呵，梦里尽是坟下人。”这样的断想自然而然流出笔端。另一首《回去吧》，则明确标明是写于“看坟堂”之后。

也许是个巧合，早在《痕迹》中萧乾一再写到他对于死亡的选择，甚至还特地写到了自杀。譬如那首《醉》。他一方面似乎不时感到死亡的诱惑，一方面却又分明感到对死亡的畏惧。他显然在为产生一种他这个年纪的人不该拥有的念头而心绪不宁。

几年后，一九三二年，他还写过另外一句话：“害他最厉害的莫过于性格带来的伤感和多疑。为了这个，他常常推測自己的结局：不是自尽就是疯癫。”

熟悉萧乾的朋友知道，他天性懦弱胆小，乐观的背后，常常隐藏着忧郁。他很少慷慨激昂金戈铁马，但在绝大多数时候，他又绝非左右逢源，丧失原则。在生活的磨炼中，他知道如何迈步子，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。自己保护意识，从他少年时期可能就已根深蒂固。

我觉得，这与他自幼失去父母寄人篱下有关。没有家庭的温暖与保护，没有母爱的支撑，使得他很小就不得不独自面对人世的庞杂与险恶。一个孤儿，他的生存信念与能力，当然远远超出一一般人。

另外，很早就失去母爱的他，也就可能比其他人更渴望女性的温存，而女性的温存与浪漫，一直是他生活的诗意。难以想象，在他一生的每一次漂泊，无论汕头，抑或后来二战时英国七年，如果没有女性的支撑，他会怎样度过？

正是这样的萧乾，才尤为珍惜自己的生命，珍惜现实带给他的每一次或长或短的异性交往。在随感中写死亡，写自杀，不过是年轻漂泊者一盏孤灯下的心灵游戏。正如他带点调侃味道地说道：“我人生之路走得正有趣”。用“有趣”的、类似于旁观者的目光打量生活，也正是萧乾性格的另一面。

因此在写传时我读到《痕迹》中给虚拟中的警察的那封信，真是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写这封信时，萧乾完全用一种浪漫情绪来设想自己的死。在不同的生命消失方式中，他甚至想到了自杀。即便“人工”去死，他说他也愿意有一个极为浪漫的环境。

在青年时做过这样一个设想的人，绝对没有料到居然有一天还真的不得不做出了“人工”去死的选择。这当然不是预见之明。恰恰相反，我

把冥冥之中的巧合，看成一个人命运的不可知性。早年留下的文字，不过更加增添了悲剧的分量。

我当时在传里写了这样一段话：“几十年后的萧乾，没有疯癫，但却选择了他所预测的结局，从他对死的方法选择上，多少可以看出，青年萧乾的个性气质多么深地留在步入老年的萧乾身上。那笔记，不过是他随意记下的闲情逸致，好比他在海滨顺手扔出的一块石子。然而，此刻，当老年萧乾写好又一次遗嘱时，它简直可看成一场可悲的讽刺剧。在这讽刺之中，包含着多么残酷、痛苦的人生内容！”

《痕迹》能够保留下来实在是个奇迹。七十年间，走过多少地方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更何况战火、流亡、磨难，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跟随在他身旁。《痕迹》居然历尽漂泊安然无恙，的确令人惊奇。

我来汕头的目的之一就是寻访萧乾的梦之谷。

其实，还从未到过海到角石中学——如今叫金山中学，我就已经开始寻访了。

我刚刚抵达汕头的那个晚上，接待我的汕头朋友得知我对萧乾的漂泊汕头很有兴趣，便告诉我一个消息：《梦之谷》中的女主人公的原型还在，就住在市区。我感到意外的惊喜，当即决定去拜访。我在汕头朋友们的陪同下先去看望《痕迹》中所写到的“W”、《梦之谷》中雯的原型。

生活中的W名字就叫雯雯。当我初见到她时，她便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画上的署名对我说：我一直用这个名字，没有改过！

说这句话时，她声音高亢，透出刚强与果断。她已八十八岁，但身体健康，精瘦小个，尤显得有精气神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。她告诉我们，每天早上她要到公园里去打两套太极拳，还坚持画画。当她拿笔为我写地址时，手一点儿不发抖，字写得工工整整。特别让人感慨的是她不仅记忆清晰，而且思路还非常敏捷。

她不回避谈及萧乾。她甚至说，萧乾胆小，似有不满意之意。这印证了萧乾在回忆录所说，他当时害怕恶势力对他们的爱情的干涉，因为有一位有钱有势的校董也看中了她，可能会对有所威胁。

无奈中，他匆匆离去，回到北京。他曾相约等萧乾大学毕业后，一起到南洋去。然而，她很快也被迫离开了角石中学，不能实现他们的梦想。从此，她与萧乾失去联系，各自天涯茫茫。一段值得留恋的时光，便永远消逝了。

我对她说，正在整理萧乾的这本漂泊笔记，她感到好奇。不过，七十年的往事，早已是过眼烟云，她并不表现出特别的关注。

问及上世纪八十年代萧乾、文洁若夫妇到汕头的访问。她说她当时就听说萧乾来过。那一次汕头之行返京后，萧乾曾对我说过，他在汕头有人告诉她还活着，但生活处境很艰难。他没有去看她，说是要留下一个早年的美好印象。

倒是文洁若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在别人陪同下去看望过她。

文洁若来访时，她并不知道面前这位所谓来自北京的记者，其实就是萧乾现在的夫人。回到北京后，文洁若写了文章在报纸上发表，为她的处境而呼吁。

她住在住的这套一室一厅的简陋楼房，正是当年经过萧乾、文洁若的呼吁，在汕头市政府关怀下分配给她的。如今，和她住在一起的是六十七岁的儿子。他是一名家庭医生，这样，家里的墙壁上，与她的水墨画相映的便是几幅人体穴位示意图。

我没有过多地同她和萧乾当年在角石中学的往事，没有必要。一部《梦之谷》所有的浪漫与诗意，足以描述七十年前两个年轻男女之间哀伤的爱情。我只是问她什么时候读到《梦之谷》的。她说，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，《文丛》上发表萧乾这篇作品时，她就知道了。有要好的朋友从上海来，带给她这本杂志，对她说：这是写你们的。

她的一生过得很难，但终于挺过来了。

当年，七十四岁的弟弟送给姐姐萧雯一幅字，醒目地挂在墙上。这是录自《圣经》马太福音中的一句话：“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”



1996年，李辉前往汕头，见到“梦之谷”的女主人萧雯。